

郑克鲁文集·著作卷

普鲁斯特研究

郑克鲁

Recherches

sur

Marcel

Proust

非外借



SINCE 186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郑克鲁文集·著作卷

普鲁斯特研究

郑克鲁 著



商務印書館

SINCE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名家·名著



郑克鲁

广东中山人，1939年8月生于澳门。著名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因其在翻译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1987年荣膺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化教育一级勋章”，2008年荣膺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的“中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2年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

1957～1962年，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学习。1962～1965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李健吾。毕业后留所工作。1981～1983年，获派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担任访问学者。1984年，就职于武汉大学，任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导师，全国重点学科带头人，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

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图书馆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总 序

我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回想一下至今竟已有六十年了。故，学生们建议我整理出版一套文集，以兹留念。这套文集起因源于此。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阅读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遗憾的是，1957年报考大学时，俄文专业不招生，于是我便报考了法文专业，由此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学习。从1958年起开始参与系里组织的撰写文学批判文章的活动。一篇集体写作、由我统稿的关于《红与黑》的写作背景论文，曾经摘要刊登于《光明日报》，后又收入一本专辑。1960年，国内放映电影《红与黑》。我组织另外三个同学一起撰写了一篇评论影片与小说的异同和得失的文章，约8000字，并大胆地投稿给了《中国电影》杂志，经专家审阅后发表。由此，我踏上了法国文学研究之路。

1962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西方组（1964年转为外国文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读期间，我参与内部刊物的编译工作，并有几篇长篇译文发表在内部丛刊上。20世纪7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我和金志平合译《荷兰史》（“我知道为什么”丛书），该书于1974年出版。这算是我的第一部译作。

在外文所时，我和柳鸣九、张英伦通力合作，开始编写《法国文学史》。我负责编写的内容包括中世纪、16世纪、莫里哀、高乃依、拉辛和散文作家。开始编写工作的前几年，主要是查阅资料和法文专家的评论，后编写成文

10万余字。《法国文学史》在1979年出版了第一册，当时就在学界引起了关注。随后，我又参与了此书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的编写工作，成稿10万余字。这算是我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正式开端。

20世纪80年代期间，在进行法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之余，我也抽空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先是翻译出版了《家族复仇》；随后又翻译了《蒂博一家》，共100多万字，费时颇多。

1981～1983年获派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发现了法国诗歌这个“宝藏”，便有意识地收集了很多诗歌选本。1987年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后，应中文系老师之约，给学生开课讲解法国诗歌。这些讲稿陆续发表在《名作欣赏》上。后来因为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又用了几年时间对讲稿进行修订与增补，撰写成了《法国诗歌史》。

90年代初，我翻译出版了《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这是我的两部重要译作。

那时，翻译作品在学校的工作考核中是不算成果的，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做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先后出版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同时还撰写了此套文集中付梓的《普鲁斯特研究》一书中收录的多篇论文。这几部著作，是我对法国文学全面研究的心得，历时三十余载。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日渐深入，特别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文学有了更广阔的探索和钻研。以此为基础，我着手编写了整部法国文学史。

我的研究工作是逐层展开的。在撰写整部法国文学史时，我补充了之前自己缺少研究的部分，例如18世纪启蒙文学，主要涉及一些重要作家，如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的研究。这部书稿虽然有我前期对诗歌和小说的研究作为依托，仍然花费了我多年时间。现在得以付梓的这部《法国

文学史》，约一百四五十万字，对法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都做了相当充分的分析。

在此期间，为他人和自己的译作所写之序，以及一些相关的专题论文，汇总起来也有几十万字之多。我的研究除了汲取法国评论家的真知灼见以外，还加入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表达了我国研究者对法国文学的新见解。作为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我已尽己所能，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之广、之深，姑妄言之，在国内恐无可及者。尽管如此，仍难免缺漏。

至此，除了撰写独篇论文和译作的序言以外，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

21世纪初，我选择并翻译了《悲惨世界》，随后又应出版社之约，翻译出版《第二性》。这两本书的影响也较大。

七十岁以后，我曾动过一次大手术。静养恢复后，我决心把以前想做而无法放手去做的事着手做起来；同时也感到无法再像多年以前那样以充沛的精力从事研究工作了，不如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由于年事已高，不像年轻人那样不在乎时间，我便决定专门翻译经典文学作品。有法语与对法国文学的多年研究为基础，我的一系列译作，如《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巴黎圣母院》《笑面人》《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精选》《名人传》，等等，就这样产生了。有人说我的翻译已达到1500余万字，其实，字数的多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质量要好。我认为，翻译作品的优劣，毋需己言，要看读者的意见和评价，看后人的评说。

回过头来再看这套文集，洋洋洒洒30余种，其中著作5种。在这里，我的遴选标准是不收入合著和合译的，比如有些编著，我的工作只占其中的一部

分，收进文集就有点掠人之美了。当然，有些教科书使用量和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如我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高教版)，但毕竟不能算个人的著作，所以也未予以收入。

本套文集卷帙浩繁，谷雨和李玉瑶几乎是日夜兼程地编辑，才保证了图书的质量和出版的进度。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各位领导对本套丛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

本套文集肯定存在不少缺点，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郑克鲁

2018年元月

目录

- 1 第一章 疾病缠身、笔耕不辍的一生
- 41 第二章 初露锋芒的试作
——《欢乐与时日》
- 83 第三章 巨著之前的试笔
——《让·桑特伊》
- 93 第四章 《追忆似水年华》的情节、人物、时间和结构
- 109 第五章 独创的艺术手法
——意识流手法剖析
- 135 第六章 独树一帜的风格
——普鲁斯特的语言特色
- 155 第七章 普鲁斯特的小说理论
- 177 第八章 富于变化的叙述方式
- 197 第九章 一针见血的批评
——普鲁斯特对圣伯夫的严正批驳
- 215 第十章 双峰并峙 继往开来
——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
- 241 第十一章 从不理解到有口皆碑
——近百年的评论
- 269 附录 普鲁斯特年表

第一章 疾病缠身、笔耕不辍的一生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法国文学史上有三位伟大作家都是在 51 岁时英年早逝，可惜之至，然而他们已经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可以永世长存了。这三位作家是莫里哀 (Molière, 1622 ~ 1673)、巴尔扎克 (Balzac, 1799 ~ 1850) 和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 ~ 1922)。莫里哀以 30 多部喜剧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喜剧家，巴尔扎克以 90 多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成为世界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一。唯独普鲁斯特仅以一部作品《追忆似水年华》成为意识流的开山鼻祖，法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作家和世界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只有一部作品，不过这部作品却长达 7 卷，中文有 250 余万字，论字数也不比莫里哀的喜剧总字数少。莫里哀和巴尔扎克之所以英年早逝，一个是因为长年在外省奔波，为剧团的生存不遗余力地奋斗，一身兼任剧团领导、编剧、导演和演员，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却仍然不停地工作，终至于演出时倒在舞台上，咯血而亡；另一个则是夜以继日地写作，一天工作多至 18 小时，他喝了成吨的咖啡来振奋精神，像毫不停歇地奔驰在大路上的骏马——即使再强壮的体魄也承受不了超负荷的劳作，最后他连走路

都困难，四肢肿胀，出现蛋白尿，伴随水肿，不久就撒手人寰。

普鲁斯特和他们稍有不同。他从小就体弱有病，疾病伴随了他的一生。1871年7月10日，普鲁斯特出生在巴黎他的舅舅家里。他的母亲让娜·维尔在1870年9月3日和医生阿德里安·普鲁斯特（1834～1903）结婚，住在巴黎第八区罗瓦路8号。她婚后不久就怀孕，怀孕期间正值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阿德里安又上了前线，于是她住在路易·维尔家里。阿德里安在前线受了伤，普鲁斯特夫人受到惊吓，加以巴黎食物紧缺，她营养不良，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影响到胎儿的身体素质。马塞尔一生下来便身体羸弱，他的父亲有一段时间以为他活不长久。马塞尔从小就患失眠症，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迟迟不去上学。但他在家里并没有闲着，8岁他就能阅读缪塞的短篇《白鸟鹑》。9岁那年，在奥特伊，当从布洛涅园林散步回家时，因在潮湿的草地上玩耍，得了严重的哮喘病。他的父亲看到他窒息得厉害，以为他会夭折。这种病从此折磨了他一生。1881年，马塞尔正式读书，进入封塔纳中学读五年级，这所学校稍后改名为贡多塞中学。由于他身体状况不佳，他常常不去学校。如1885年，他待在学校里只有几个月，12月，他离开了学校，到下一学年才回来。

第一节 早年生活与创作

马塞尔自称从14岁开始已经开始练习写作。1886年，他写了一篇关于哥伦布的《隐没》以及《云彩》，后来收入《随笔与文章》中。这两篇习作收进集子时很可能做过修改。令人惊异的是，16岁的少年马塞尔对政治已经十分关注。1887年正当布朗热将军受到沙文主义者的支持，举行盛大的游行时，很多人都看不清布朗热将军的面目。年轻的马塞尔却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个人“十分平庸，是个庸俗的大吹大擂的家伙”，他挑起的热情“在人们心中搅动着一切原始的、难以抑制的、好战的情绪”；他在香榭丽舍同“非常漂亮的、越来越感情洋溢的玛丽·德·贝纳尔达基”一起演戏。可以看出，从这时起，他已经同右翼分子划清界限。在中学里，他的作文多次得奖，表现出他的写作才能。1887年他担任学校里的《绿色杂志》的秘书，次年又与《丁香杂志》合作。1888年，普鲁斯特的文学兴趣更浓了，他阅读巴雷斯、列南、勒贡特·德利尔、洛蒂的作品。修辞班教师马克西姆·戈歇很欣赏他的才华，另一位哲学教师阿尔封斯·达尔律也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889年7月15日，普鲁斯特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至此，他的中学生活结束了。他的一个中学同

学罗贝尔·德雷菲斯这样回忆当年普鲁斯特的举止外貌：“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具有独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早熟特征的孩子，他使往往比他粗俗的年轻朋友着迷，令他们有点惊讶。不过对他更感到惊讶的是成年人，他们毫无例外地惊叹于他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细致周到。是的，我又看到了他，一个十分怕冷的俊男孩，穿着厚毛衣，跑过去迎接年老的或年轻的夫人们，在她们面前弯下腰来，并且总能找到令她们有好感的话语。”这幅生动的画像再现了一个受到好教养、善于待人接物、思维敏捷而细腻的青年形象。

关于普鲁斯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人们所知甚少，于是便从他的作品《让·桑特伊》和《追忆似水年华》中寻找相似的细节。这样做存在着不妥之处。普鲁斯特早就说过，他的小说虽然以回忆的手法写成，包含了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可他从来不全部写真人真事，不仅人物有综合成分和改变，而且情节也与他的真实经历不同。相较而言，早年写作的《让·桑特伊》可能自传的成分更多一些，但与普鲁斯特本人的经历依然不能等同。因此，本书在以普鲁斯特的作品来说明他的经历时慎而又慎，并且还要声明一句，这里可能存在着误差。

早年曾经发生过普鲁斯特摔碎他母亲给他买来的一只威尼斯玻璃杯的事，但不知道发生的确切日期。在《让·桑特伊》中是这样描写的：“于是，他对自己有气转而加剧发泄在父母身上。由于他们使他产生苦闷、无所事事得难受、啜泣、偏头痛、失眠，他本来想让他们不痛快，或

者在他母亲进来的时候，虽然不至于骂她一顿，但至少要对她说，他要放弃学习了，每天晚上要在外面过夜，还说他觉得父亲很蠢，必要时编造出他嘲笑过冈博先生，失去了冈博先生的保护，让人赶出学校；同时他有必要用母亲对他说过的、像拳头一样落下来令他痛苦的话去打击她和回敬她。但是这些话他欲说还休，如同清除不掉的毒药一样散布到他四肢，他的脚和手徒然地颤抖着，痉挛着，企图抓住一样东西。他站起来，奔到壁炉前，随即他听到一下可怕的响声：他母亲以一百法郎给他买来的威尼斯玻璃杯，刚刚被他摔碎了。可是，想到他的母亲会为此生气，意识到在折磨让之前就应该未雨绸缪，有必要重视他，这样想仍然未能使他平静下来，因为他后悔打碎了一只自己感到非常漂亮的玻璃杯，第二天他要让亨利欣赏的。看到任何悔恨都不能使这些碎片弥合、重组和融为一体时，他责怪父母造成这新的不幸。”这段生动的描写活画出一个因身体孱弱、娇生惯养而脾气暴躁的任性孩子。这个孩子与上文普鲁斯特的同学罗贝尔·德雷菲斯的描写的温柔形象截然不同，然而并不矛盾。普鲁斯特在外人面前表现为一个知书识礼的大孩子形象，而在家里，那是他的天下，他可以任意胡来，发发威风。这是一个感情细腻而敏感的少年。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述者的表现来看，普鲁斯特的脾气相当暴躁。在叙述者 31 岁时，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句话伤害了他，他便以拳相向，夺过朋友的帽子，撕碎了，用脚乱踩。这一幕发生在德·夏吕斯先生家里。普鲁斯特的性格是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隐藏着

粗暴，很多人都加以证明。他的自尊心很强，再加上极其敏感，使得他在人际关系中常常感到不愉快。他表现得爱挑剔、专横、嫉妒心强、唯我独尊。他从小就总是与母亲作对，尤其不听母亲的话，而他的母亲也不肯向他让步。他的朋友若是心不在焉，忘记了什么事，就会引起他气恼。谁不愿提起他的作品，也会伤害他。他爱报复，《追忆似水年华》中有一句话透露了此中信息：“您最强烈的梦想是侮辱那个冒犯过您的人。”他疑心重，能够猜出亲近的人不友好的动机。

他经常和舅舅一起散步，和表兄弟们玩耍和钓鱼。他从17岁开始踏入上流社会，由于他父亲和名医、政客、大使的关系，他常到城里赴宴，在施特劳斯夫人家里受到接待。他十分注意选择名牌领带。同时，他很用功，对文学极感兴趣。

根据征兵法规定，年满18岁的男青年都要参军。1889年11月11日，普鲁斯特服兵役，为期一年，被编入奥尔良的部队。由于他的哮喘病妨碍了在营房安睡的士兵，他睡在城里。一年后的11月14日，他从部队返回家里，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业。他在法学院和政治自由学院注册，这是他的父母为他做出的安排。他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是个有地位的医生，1862年通过医学博士论文，次年便任诊所主任。1879年被选入医学科学院，1885年被任命为巴黎医学院保健学教授，收入可观，有不少显赫的朋友，包括政界和外交界的朋友。普鲁斯特由于身体多病，对医学又无兴趣，而他的弟弟亨利学习成绩一向优异，父亲将继承医学的

希望寄托在亨利身上。普鲁斯特对政治似乎有一定的兴趣。他的母亲是巴黎一位富有的犹太证券经纪人的女儿，这个家庭与上层犹太人有密切往来，对政治和经济问题很敏感。普鲁斯特夫人在1889年的一封信中表示她的政治观点和儿子一样，属于“明智的自由派”。于是马塞尔的父母期望大儿子进入法律界或政界。实际上，马塞尔无意于成为律师、诉讼代理人或政治家，不过，他仍然念完了政治学院的课程。1892年他通过了三门课程的口试：《1818～1878年的外交史》《东方事务》《当代欧洲概述》。1893年他又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证书。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关键时刻，马塞尔同父亲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不很和谐，他在信中曾经说过：“我一直没有竭力去满足他——因为清楚地意识到，我是他生活中的黑点——但我竭力向他表示我的温情。不过，有的日子，面对他过于自信、过于固执己见的时候，我仍然要起来反抗。”¹1893年3月，他给父亲写了一封软中带硬的信：“我曾一直希望能够最终得以继续学习文学和哲学，我相信这很适合于我。但是，既然我看出每一年只不过给我带来一门越来越实用的课程，我宁愿马上选择你向我提供的一项实用的职业。我将依照你的选择，认真地准备投考外交部或巴黎文献学院——比起诉讼代理人事务所，我千百倍地情愿到一位证券经纪人那里工作。此外，你要相信我在那里待不到三天！这并非因为我一直相信，

1 普鲁斯特：《通信集》，第2卷，普隆出版社，1930～1936年，第49～50页。